

特殊的礼物

□康平(河南鲁山)

这是一本三十二开的平装书,不太厚。素雅的封面下方是一列老式的火车,远远地从山脚下逶迤而去,背景是绿树与远山。作者的名字就在最上方的醒目位置,出版时间及出版商等一应俱全,背面还附有条形码,制作精良。

翻开目录,映入眼帘的是一排长长的名单,上面居然都是我曾经发表过的原创文章。我没有再次投稿,也没人约稿,这书也不像盗版,怎么回事?

看着内页上那些熟悉的文字被重新排版制作,再次阅读,往事从时光深处漫溯而来,跌落掌中。

曾从老师那里听到一段话,他说,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,对于文字的热爱,与嗜赌、嗜酒者同,从中体验一种乐趣而已。那一刻,不仅有了知音之感,也终于释然,原谅了自己在多年里自娱自乐的写作方式。

但凡爱写点东西的人都有过作家梦。只是有人做过之后就忘了,偶尔翻检旧物,也不过笑笑自己当初的痴。也有人把它默默地藏在心里,努力耕耘,不问收获。倘若有一天能出一本书,无疑是件大事。当然,首先得有作品,而且得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。其次,要能与出版商合作,从定稿、整理、修改、编辑到最终付印,是个漫长而曲折的工程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做这样的妄想。

对我来说,写字更像是做菜。它的灵感来自饥饿的召唤,来自味蕾的欲望。心里有了食谱,大脑和手就开

始不由自主地活动起来,在键盘之间殷勤忙碌。这些不同味道的菜品没有模板,也没有程序,不可复制。一道菜或一篇文章完成,劳动就有了成果,激情才会在欣赏这些成果的同时,慢慢趋于平静。

字写得多了,渐渐就有了同行者。有彼此欣赏的爱慕者,把许多的文字打撈上岸,或传播于网络,或印刷成纸张,就有了更多的殷勤与动力。看着这些相似的字符,以不同的身份被认可,被重新解读,常沉醉其中难以自拔。

一个字一个字地写,在这个速食时代,还是有些痴的,不怪被人小众化。看到有些网站上日更几千字的连载,阅读量惊人,十分汗颜。却不知为何,内心深处,总有一种一键被删的惶恐。

一次,在一个有些名气的大号翻到自己三年前的一篇文章,几万的阅读量,窃喜了许久。可点开链接之后却发现文章不见了,再往前翻,不仅我的不见,其他的也不见了。可公号还在更新,目录也还在。那一刻,就好像你点开了朋友的微信朋友圈,却只看到一条空白的线,五味杂陈。

也许,只有这手中的书才是真实存在的,不管它因何成书,终究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。

一口气看完,回到首页,才发现还有序言。原来,这是女儿悄悄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。

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小姑娘,在短

短几天的假期里,用科技软件编辑制作了一本电子书,然后通过私人定制的方式,把这本不公开发行的书寄到了我的手中。这样的方式,出乎我的预料。

其实,这些年,习惯了被所谓的年龄以及隔阂忽视,对于家人的理解,也没有太多奢望。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,有些爱,不一定时时挂在嘴边。女儿常常会为了许多琐事跟我起了争执,叛逆期的所有症状一样不落。我一直以为,她最爱的只是我做的菜,却不曾想到,她对于我的了解,远远超出我的想象——我发表过的文章她居然每一篇都看过。虽然我不知道以她的年龄究竟能理解多少,但想必,她一定很细心地看过了。

对于青春期的女儿,习惯了严厉多于慈爱。这些孩子们,从小到大,每天都在跑,每一场考试都是竞争,注定了没有轻松的人生之路。我虽然也很努力地陪伴,但依然有许多力不从心。不知不觉中,她在奔跑前行的路上,也在回望着我的我。还好,我没有让她失望。

收到书本的时候,女儿已经回了学校。她没有看到我拆礼物的过程,我想,在她编辑制作的时候,已经想象过这个场景了吧。那么,她早就快乐地笑过了吧。她的笑,化作我眼中的晶莹,熠熠闪光。

家有小女拉二胡

□王阿丽(江苏东台)

女儿学拉二胡四年有余,已取得二胡业余十级证书。品味女儿学二胡的酸甜苦辣,我这做母亲的真的是百感交集。

最初,女儿接触二胡源于同事的一句话:“你的女儿手指修长,适合拉二胡,不学,则一个‘二胡家’将被你埋没!”有这么严重吗?那我不成了个“千古罪人”了吗?回去和先生讲了,他说:“还是看孩子的意思。”女儿似懂非懂地问:“两根弦能拉出曲子?”“能!很容易的,只要你试试看。”一个美丽的谎言激发了女儿的好奇心。于是,拜师。于是,一个还没有二胡高的女孩每日与二胡比身高。我深知,将女儿带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,然后再让她一个人走下去。

记得女儿拉的第一首曲子是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,那时刚学不久,音阶、换把都不是很熟,练了几十遍还没学会,女儿急得泪汪汪。看着女儿红红的眼睛,我心疼了:“今天就别练了,明天再继续。”“不,今天我一定要拉起来!”倔强的女儿说完,将自己关进了房间,拉了整整一个下午,终于大功告成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通过这一次,女儿懂得了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,同时对二胡有了一份亲切感,每日手指在弦上滑动,重复练着那枯燥难记的练习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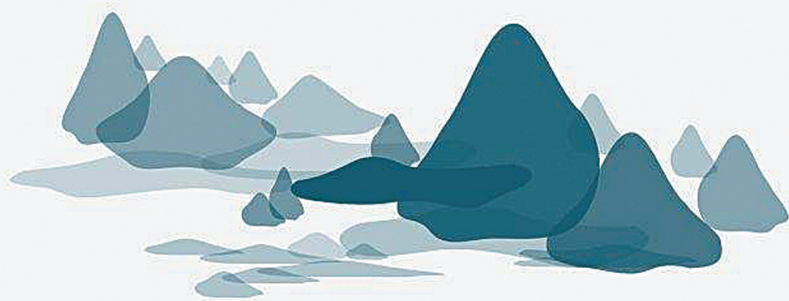
由被动变主动后,女儿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了。她把一腔热爱、专注、期盼统统“拉”进二胡练习中,按弦、运弓、揉弦、换把、颤音……寒来暑往,每日雷打不动地进行着,翻烂的二胡名曲集一本又一本,手上练出的茧子一个接一个,甚至连睡梦中也会被练习音准不到位急得哭醒。付出总有收获。在小学毕业的那年,女儿拿到了二胡业余十级证书。

如今,女儿拉二胡已变成一种享受。星星点灯,月光朗照,女儿来一曲《良宵》,如山之泉,洗涤着我们的心灵,那般清静,那般美好,好想时间就定格在此时此刻。

雨过天晴,一曲《空山鸟语》,如诗如画,山高任鸟飞的意境层叠在眼前。

春暖花开,一曲《江南春色》,仿佛又使我们漫步在江南雨巷,迎面走来戴笠舒笔下的一位撑着油纸伞,在雨中徘徊,徘徊又彷徨的姑娘……

说实话,让女儿学二胡并不是像朋友所说的那样,让她在艺术上有什么登峰造极的成就,只是让她有个爱好和特长,培养她对艺术的领悟力和感应力,陶冶情操,滋养对生活的热爱。对于女儿来讲,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她通过学二胡这件事情认识到: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。



我爱七月的山

□王冠辉(河南郑州)

多雨的七月,送走了六月狂热的拼搏,却浸泡出无数学子等待成绩的不安和焦急。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光里,与其在潮湿中熬得发霉,不如拥抱着青山,踏出泥土的芬芳。

我是一个爱爬山的人,幸运的是,我的家乡南、西、北三面都有山。虽然这些山离我住的村庄最近的也有五十多里路,但远远望去,它们给了我无限的遐想。连绵远山是家乡留给我的抹不去的记忆。

年少时,暑假跟着父母在田野里干活,雷雨过后,远山清晰,白云缭绕,仿若仙境。北边的山是平顶山,就像巨人的肩膀,伟岸厚重;西边最高的山叫老青山,向北延绵不绝,如奔腾的万马;南边的山最有名的叫歪头山,高高的山峰向西歪斜着,给人一种要掉下去的感觉,让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正是这不远不近的距离,让我对这些山更加向往和热爱。如果住在山脚下,每天爬上爬下,可能会嫌烦;

如果住的太远,看不见它,就不会有想爬山的冲动。住在山脚下的同学还会时不时给我讲述关于这些山的神秘故事——老青山上有一山洞,深不可测,没有人走到过尽头;歪头山上留有神仙的脚印,传说有仙人上山飞升时,用力过猛,把山头踩歪了;望夫石山上流传着孟姜女每天北望夫君的凄美故事……

山的美和神奇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前往。暑假里,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往山脚下的同学家里跑,与同学一起爬山。

七月,阳光强烈,上山的时候皮肤是白白的,下山的时候,皮肤就黑白分明了。然而,阳光和汗水根本挡不住我对山的向往。那满山荆条花的香味,不绝于耳的鸟鸣虫鸣声,翩翩起舞的蝴蝶和勤劳的蜜蜂,以及登到山顶,吹着山风,俯瞰大地的感觉……那一刻,课本里那句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”便奔

涌而出!

转眼十多年过去了,大学毕业参加工作,我离家乡越来越远,几乎再没有爬过家乡那些山了。当年与我一起爬山的同学也因种种原因,能联系上的不多了,可这些大山不曾改变。不禁让人感叹:物是人非!

好在我这颗热爱山的心一直没有改变。现在的家,三面也有山。北边是邙山头,伴着奔涌的黄河水,守护着岸边的土地和人民;西边有万山、三山、五云山,遥望中岳嵩山,讲述着地质变迁的沧海桑田;南边有塔山,郁郁葱葱,近千年来一直守护着千尺塔里曹皇后对家乡的思念。

“仁者乐山”是说仁爱之人像山一样平静,一样稳定,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,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,站得高,看得远,不役于物,也不伤于物,不忧不惧。我不是仁者,但我心向往之。

七月,我们一起去爬山。